小雅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詩經

卷之十五

詩疑卷之十五

信南山

集傳南山終南山也何楷云周都鎬京之內終南山在王畿之內甸治也毛說文云甸之為言治也禮記王制千里之內曰甸註云服治田出穀稅曰甸：貌辟貌毛笺曾重也至皆得稱之也孔疏者至塗也爲妙不必当剛畝畛也章昭云南刘氏名畛信乎此南山者鄭云信南山之野彼水灣於遂：水灣於溝畝之東西畝刘考工記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何楷云南山終南山也禹貢所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即此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周礼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司都鎬京終南山在王畿之內所謂天子之田也咏南山即

大金德運氏云雍州之地攻既成終南惇物美多采河治之

咏畿内之地云耳非以山言也

爲按甸有三一曰治也說文毛傳所云及礼記註所云治田出穀稅是也蓋甸本義也一曰王畿名甸禹貢五百里甸服是也一曰丘甸之甸周礼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鄭云禹治而丘甸之是也朱子從毛何楷從鄭恐從毛近是余又有一說不知是否姑錄于左余以爲甸蓋畿甸之甸按禹都轉即河南陽翟是也距終南蓋五百里是禹所畫以爲千里畿之處終南則其西界也在周都鎬則爲南故曰南山詩獨舉南山爲禹甸者禹時畿内之山入周畿者唯爲終南故特言之耳大雅韓奕

奕：梁山維禹甸之梁山在陝西、安府去終南不遠終南梁山皆禹時邦畿西界之表故詩舉此二山以爲禹甸若以甸爲甸治或丘甸當舉原野以言之不宜舉二山以言之則甸之爲畿甸或其然矣

昀：爾雅云田也毛傳云墾闢貌何楷云說文無昀字當作均字或勻字因其言田事遂加田於其旁未必真古文也均者平也勻亦均也

爾雅云高平曰陸可食者曰原釋名云下濕曰隰

何楷云曾孫承宗廟者謂天子也郝敬云曾孫事神之通稱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如鄭莒之曾孫徐氏春秋傳之曾

孫毓駿周礼考工記之祝侯曰詛女曾孫諸侯百福我指曾孫也玩我疆我理二句則知此詩所言曾孫乃立法定制者序傳以為成王理蓋近之

又云疆說文云界也曰我疆者疆之也毛云畫经界也我理毛云分地理也按下文言南東即地之理

又云田寬一步長百步為畝从田从十从声徐鉉云十畝本作畮从田从十从久声徐鉉云十四方也草昭云下曰畝高曰畝畺也按畝乃隴中水道古作畆六畝為一畝對畝則畝為下對畝則畝為高畝即田身是也

又云自首章至黍稷或先從田事說起為祭祀張本與楚茨前八句同意

又云信南山冬祫烝之礼也自注愚按左傳既以此為先王之命成二年晉厲媚人之詩則此詩之作于周初無可疑者大指與楚茨畧同蓋為冬祭而作篇中既言獻之皇祖又言享于祖考所謂祫烝者也趙汸云烝嘗皆祫與祠礿不同烝嘗蓋豐于祠礿烝又豐於嘗以嘗新為名烝衆也可以薦者多也詳見楚茨篇

甸周礼註韓詩作敶畇陸德明本作晌周礼註作朁楊慎本作均

集傳同雲至如此未知所本盖是也雰雪貌毛雨脉霖小雨貌毛云小雨曰霖

粟孔云釋天文爲按朱子以為小雨貌非也貌当作也

爾雅冬為上天

冬有至洽矣鄭

何楷云、按說文雰、即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紛之為言亂也、

又云、益又加也、優通作憂、說文云、澤多也、溫韻會云、厚清貌、豐本作霢霂、優說文作憂、

集傳、場畔也、毛或云、茂盛貌、畔、與也、鄭云予也、

何楷云、疆場、皆田界之名、疆乃八家同井之界、畔場、乃一夫百畝之界、畔、場通作易、張晏云、田至此易主、

或說文有文章也、

說文云、穀可收曰稔、司井之中有公田、其稼皆天子所有、故曰

曾孫之穡、

畀說文云、相付與也、與尸謂酌磨獻尸及獻熟食是也、與賓謂勑祭之賓、於祭未行獻酬之禮是也、鄭云、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爲按漢書食貨志及韓詩外傳並見後、以介景福、

集傳、中田、中也、鄭蓋酢菜也、說文祜、福也、鄭一井之田、至為廬舍、據漢書食貨志及韓詩外傳並見後、以便田事、鄭於畔上種瓜、鄭瓜成剥削淹漬、以為蓄、鄭黃四時之異物、鄭何楷云、廬說文云、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孔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出而就田、須有廬舍以便其農事、食貨志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

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韓詩外傳云公田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又云周礼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果者棗李之類蓏者瓜瓠之類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不敛藏之種言瓜華祫供一時之食非收敛久藏之種明不與民爭利亦天子圃樹瓜之證又食貨志云瓜瓠果蓏殖于疆場按礼云瓜祭上環是則瓜為祭品所有環謂瓜之脱華處也薀說文云酢菜也徐鉉云以米粗和酢以漬菜也爾按何楷以為瓜薀僅見于齊民要術非古祭礼所有遂人職以薀為韭菁茆葵芹菹荀之七薀曰以剥為

剥棗於文不安恐誤從祜說文云福也爾雅云厚也

疆外傳作壃

集傳清酒至屬也爾按鄭從之為釀黍之屬者仍用孔義也見後何祭之礼先以釀黍降神於陰壃郊特牲見下後迎尸後說文云馬赤色也周所尚赤色也周尚赤也郊特牲云周尚赤也郊特牲祭礼至迎牲鄭云

有鈐也毛云刀有鼻者也孔云刀有鼻即鈐也膂脊肉也鄭孔云膂脊脂膏也胳其二字見後毛以刑字

告絜也鄭取其刑二字血以告殺也鄭其刑二字膋以升臭鄭也一字

記曰至義也郊特牲文

刪爲按鄭箋自明朱子加數語非也蛇是

合之至於薌鄭而燔之至陽也檀弓礼特牲文

鄭云祭之礼先辟凶事神位後迎牲
祭時則辟牡在其上擩迎牲時春宮
辟人掌祼鬯凡祭祀之祼事和辟凶事鬱之而陳之祼鬯也
時之祭皆祼用鬱凶事祀祼用辟凶事祀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
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
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
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何知詩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
以言祭以清酒也三酒卑五齊非祼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彝
之酌辨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修酌鄭注差次之云
四者祼用辟齊朝用醴齊饋食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
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
清酒也何楷云鄭以清為玄酒愚按礼運玄酒在室醴酸在戶
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蓋第設之而不用與此無涉也
何楷云馬赤色曰騂以牲色赤赤名騂牡說文云畜父也郊特
牲云牲用騂尚赤也又周礼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說謂陽祀祭天及宗廟
又云享者祭宗廟之名周礼大宗伯以吉礼事天神地示人鬼
人鬼者宗廟也於天神曰祀於地示曰祭於人鬼曰享二有六
以肆獻祼享先王謂大祫也以禴夏享先王謂禘也以嘗秋享以烝冬享若此
以禴夏享以嘗秋享以烝冬享耳

又云、考謂禰也、礼記云、生曰父死曰考、合祭七廟自始祖而下以至禰故以祖考並言、

又云、鸞刀、毛云、刀有鸞者、孔云、鸞即銙也、刀環有銙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言其義也、聲和而後斬也、執其鸞刀有二、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穜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註疏謂將殺牲、故祖、坐則此卿大夫執之也、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註疏謂嚌肺也、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進嚌肺、橫切之使不絕、奠於俎上、乃嚌之故云羞嚌、又

礼器云、太廟之內、設奠、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此之謂夫婦親之、註疏謂嚌肺也、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膟之時、斷制牲肝、洗于爵、坐、入以祭神於室、親割牲、有薦熟時、君親割牲體也、以上三事、曰、羞嚌、君入以祭神於室、親割牲、

有薦熟時君親割牲體也、以上三事、曰、羞嚌、君入以祭神於室、親割牲、皆君執之也、此下文言啓毛取血膋、與祭義合、知是卿大夫執鸞、

又云、啓、告也、啓其毛者、取毛之色以告于祖考、鄭玄所謂以告純、是也、孔疏謂開其毛、似雖通、所取之毛、以耳毛為上、所謂牛尚耳、是也、取血以荼、即所謂膟也、取血以告殺、章昭

也、

云明不因故也取膋与脩燔燎之朝践時祝取脾膋燔于爐入以告神于室始升牲首于室故二灬先儒皆謂当特牲云取脾膋燔燎升首報陽也以升首在燔燎之後故知当朝践時也朝践之礼行于堂後亦謂之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萧光以報氣也羶即血膋薌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萧光以報氣也羶即血膋薌即黍稷先儒又謂此朝践時之燎及薦熟時又有燎故郑特牲云萧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笾後炳萧合羶薌奠俎薦時也據此則一祭而前後有二燎未知然否

膋説文作膫

集傳烝進也毛説或冬祭名郑天冬祭于烝

何楷云烝冬祭名性既殺矣臭既升矣於是行烝祭中享献之礼謂薦熟也薦熟之礼周礼謂之饋献亦謂之饋食此時始薦黍稷故以芬芬言芬芬指雖烝是冬祭名此與享並言不必為祭名從毛為是嚴粲云烝果祖妣之烝不必謂烝嘗之烝得之矣何氏為冬祭名者非是又云祀事孔明言自是而後所行祀礼又甚明備如執爨踖踖以至鼓鍾送尸等事是也楚茨信南山同為一時之作楚茨詳于後而畧于前自祭祀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于前而畧于後自薦熟亦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

人文字亦見之矣如此

又云朱子云或疑楚茨信南山
是否愚按此詩有後以駢牡之語明是周有天下所尚豈邪仁
所有而楚茨辭指與此詩畧同亦皆一時所作特一言秋祭
冬烝耳且我疆我理王事也鶯刀洛毛王礼也觀其以曾孫
田之配維南甸之此其為曾孫何如者即諸侯不敢當而朱子
乃以為公卿奉宗廟之詩何也

南田

集傳偉明貌毛甫大也文說十千謂一成之田至法也本鄭農人至
者也李孟本作有羊豐年也九云有豐自古文之集適往也說文之也廣韻往也耘除草也
毛耔雝本也毛蓋后稷至旱也漢書食貨志云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剛長終
畝一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三剛中苗生葉以上稍耨
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薿薿上稍耨
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旱
說文耔作「薅除。隤師古云謂下之也音類今作壞又誤

介大

偉說文云著大也徐鉉云今俗高明

南田

畝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成十夫之學不勞而能故農之子亦安於田畝而不肅也近也

迷公卿有田黍者

刑說見後

美大二字刑說見後

勞之二字刑說見後

烝進毛髦俊也毛管仲曰至此也國語管仲曰農従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

何楷云 甫通作誦 說文云 尤也 篇字 六百字人代為公刘叙
述之辭自古猶云昔已耘來作耨損溢文云除苗間穢也耔本作
耔說文云壅禾本也
蓺說文云蒔也
何楷云 挼然者犬氣上行之名故有進義
又云髮至眉為髦礼記注云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長垂着兩邊
髦眾也髦士甫雅云官也註云取俊士令居官也士中之俊如
毛中之髦
毛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彭挼未二句亦與第二章末二句同
意第二章泛言士女是專言髦士先士後民也

鄭云介舍也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之爲挼
介之爲舍蓋古訓也生民篇云攸介攸止與此正同彼蓋言
臨産就別室猶内則側室漢書甲觀畫堂之類也此言髦士則
蓋養士之處如學舍之類也挼礼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
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司徒曰造士又云太学正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
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定而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蓋古舉秀民而養之而後官之此云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者蓋言待成熟之後就髦士所行心志使之有所勸

勉而成其材也

何猶云歲為一歲之定額耳千
于黃帝徹田為糧叔于公劉其制一夫受田百畝三起于步六
尺為步長寬各百步為方百畝三其夫為屋三其屋為井三方
一里九夫之地也於其中以一夫之地為公田其外八家皆私
其所受之百畝而同養公田自後皆以十起數井十為通三十
為成三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計百井九百夫之地公田取百夫
為成十為終三十為同三方百里為田九百萬畝計萬井九萬
夫之地公田取萬夫為此詩言歲取萬夫之入乃百里侯國之
制也陳祥道云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
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
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半六尺四寸者十寸
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爲按朱子從
鄭說以十千為一成之地何氏據侯國之制以十千為一同之
地未知何是又按孟子十萬以十萬鍾言乃起此十千亦以鍾
言之十千鍾即萬鍾也鄭云通十為成三方十里成稅百夫其
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據之則
公田萬畝當得萬鍾即亦一成之地也詳偉彼甫田句恐非通國
何階小引云甫田幽雅也宜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
之神以祈雨也自注云周祀春官篇系職云心圖祈年于田祖

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朱子引或者之說疑謂楚茨信南山
甫田大田四詩當之以其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在小雅之中故
謂之豳雅今按楚茨信南山所言乃天子秋嘗冬烝之事其推
本于泰稷者特謂品物成則可以祭耳非為勸農發也若此詩
及大田二篇其當為豳雅無疑何以知之以二詩篇中皆言田
畯故礼歛之于篇以樂田畯也且七月之詩紀簋彼南畝田畯
至喜今二詩中亦具舉之何其相脗合也豈公劉時固有此詩
周公追述以告王與鄭元錫云七月主陳民俗故曰風甫田主
上農政故曰雅蓋各有當何楷又云按此詩記邠侯夏省耘因
而雩祭月令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
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勑作毋休于都皆省耘類也夏
耘候也故其詩曰或耘或耔且又曰泰稷儗儗明乎其為夏景
也曾孫親行不命人者重田功之至也左傳曰啓蟄而郊龍見
而雩二者吁嗟求雨之祭也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
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聖人為民之心切欲為百穀祈膏雨
與啓蟄之郊其意同故曰大雩猶之言大旅大饗礼之盛也此
詩言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正與夏雩祭事也乃月令又言仲
夏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
實可也四月雩礼之正也若仲夏而不雨則猶可以雩過是不
雨則無及矣又月令注疏云百縣謂諸侯也百辟卿士古者上

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故左氏于社稷五官云封為上公祀為
貴神天子雲上帝諸侯以下雲上公是詩止言以社以方以御
田祖者以公劉固邠侯耳亦可知其非天子之詩矣箋按何氏
所言蓋近之但以此詩為雖雅亦恐未必然呂成公云邶雅頌恐
逸此說似得其實大田傚之
偉韓詩作劉云阜也甫甫雅疏作圃耘前漢書釋文俱作云耔
前漢書作芓薿薿前漢書作儗
集傳齊興粢同至韻耳爲按於文倒說見後刪
土也毛以句龍氏配說見後刪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
弊獻禽以祀祊是也秋字刪報成以下十七字刪說見後周禮夏官大司馬文羅弊注兩止也臧善

鄭御迎也鄭田祖先畊也毛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郊特牲及春官籥章
注刪說見後周禮至田畯鄭本無字籥穀養也鄭又曰善也毛爲按言
倉至節也當刪而曰至之耳爲按當刪
何楷云毛云器實曰齊當通作盛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周
禮小宗伯辨六齊之名物與其用註以為六穀謂黍稷稻粱麥
菽也六穀實之於器皆名為盛此言齊明者謂六盛中之明指
稷也按曲禮云黍曰薌合粱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是可
見穀以明為名者惟稷耳觀大田篇言興其黍稷則祭兼用黍
此獨言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故首舉以兼之爲按此說比朱
子稍穩鉏稷本稱明粢豈可特稱明于要之終屬不穩按齊明不音齋

必改讀禮如本字讀亦通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又繫辭云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祭統云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是也但以其與犧羊對言是以先儒多致疑焉然
祭事非齊明則不行是其所以為重與犧羊對言未必為不倫
也
何楷云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按牛羊豕
具曰大牢但有羊豕無牛曰少牢此社祭獨言羊者舉羊以該
豕亦明其為邠侯之祭也
又云社毛云后土也孔云后土者地之大名鄭駁異義以為社
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按祭法左傳
皆言共工之霸九州也有子曰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
土死以配社神而祭之然則毛所云后土自是句龍所居官職
之名非與皇天對言之后土也爲按孔疏云僖十五年左傳云
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
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為后土按謂社
為后土者由句龍之配故何云非與皇天對言之后土也而又曰以句龍氏配者非
此說朱子已據毛曰社后土又云方謂四方之神曲礼云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
註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
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疏云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祀當

方、故云方祀。愚按詩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土之神、既立為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又增置后土于南、皆臆說也。然四方解又自不一、周礼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舊說謂磔禳及蜡祭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舊以為四望又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舊以為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今按周礼鼓人職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則與四方之祭用舞羽異、可知四方與百物不同、非磔禳蜡祭之類也。大司樂祀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之上、而鬯人掌供秬鬯、凡山川四方用蜜、則又列四方于山川之下、可知四方別是一祭、既不同于山川亦斷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蒸衆說惟以祭句芒等神為允、此祭社方下文所田祖、皆孟夏雩祭祈雨之礼、詳見小引下、又證于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礼、及巳月又行雩祭方社之礼、而卒過時不雨、故閔之也。舊說皆以此為秋報誤矣。我田既臧二句、祈之辭也。臧善也。慶之為言福也。必有餘慶之慶言、誠使我田既善、則是農夫之有福慶、蓋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欲為民祈福、非為自為也。必得雨而後田乃善、故為此祭以求之也。

又云琴瑟擊鼓、作樂以娛神也。擊鼓據周礼為擊土鼓、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又按月令、仲夏命樂師修

鞉鞈鼓、鉦琴瑟管簫、執干戚羽調竽笙篪簨、簴鐘磬柷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先儒謂雩以樂為主、樂用盛樂、與它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此獨言琴瑟擊鼓者、約略言之、或諸侯礼稍殺耳、又云田祖、毛云、先嗇也、周礼注云、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見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今按以神農為田祖、經傳無明文、王安石謂生為田正、死為田祖、猶樂官之死而為樂祖也、以樂祖例田祖、於理近之、又雩祭社方田祖之神、當皆在月令所称百辟卿士之列、不應以古帝稷于其内而古人祭社必以稷、竊意此田祖即稷、如列山氏之子柱、未可知也、列山、即神農氏、柱為農官、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商始以周棄代之、公劉為夏世諸侯、所祀稷神仍應是柱耳、詹謂于社方言齊明犧羊、於田祖言琴瑟擊鼓、互相備也、竝觀大田来方禋祀、騂黑黍稷之文、則非因方社以見田祖明矣、觀周礼祈年田祖擊土鼓之文、則非舉田祖以見方社、又明矣、意二礼各不同、陳暘云、古者有事於神、養老祭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嗇、禽祭先獸、飯則于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又云、祈甫雅云、告也、叫也、郭璞云、祭者叫呼而請事也、又云、甘雨者、孔云、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左傳云、秋無苦

雨服慶謂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
又云穀鄭云養也按國策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以穀為養人之物故穀有養義
又云士女通指百姓士者男子之称
釋文作齎云又作齌社豐氏本作祭
集傳武王至是也見書武成饁饋田也說文饋食也饟因其自來而取曰饟則饟固有取義
旨美本鄭易治也長竟也毛云竟畢也有多也來詳所本敏疾也說文曾孫至所而為按朱子解大田篇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云農夫相告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云農夫自相謂曰曾孫來止是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之陵者是以者農夫自相以也非曾孫以之叱此注似長當刪
是以至事也為按說見後
鄧云豳公后稷之曾孫鄧忠亂云當時邠民自少至老狎習其

無以異于家人故曰其居亦曰曾孫若曰此吾家曾孫云爾為按曾孫朱子解引曲礼及武成皆以其自稱者言此詩從邠民稱之則鄧鄭二說似長
何楷云婦子農夫之婦子也為按孟子云老弱饋食則以婦子者農夫之老者也又何楷云言曾孫之為此行也先省耜隨雩祭又復舉耕助之典提挈農人之婦子俾得偷閒食以饋饁于南畝前章許云我取其陳食我黍農人此物此志也此說之其婦子為曾孫自以之与朱同而稍直遂
田畯田官解見七月篇至者至田所也
何楷云終竟也預期之辭善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
輔廣云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糲彼必

有所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
爲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二句一連言曾孫非有所怒而督責之而農夫能自敏於其事也若朱子解則曾孫見禾之不易輒怒何似俗吏之態乎
畯陸德明本作峻否豐本作不
集傳茨屋蓋鄭孔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言其容比爲按孔云言積聚高大二說未知何是也梁車梁毛興梁劉瑾則以爲小戎所謂梁輈夫全取之未詳毛爲按孔解毛傳引孟子十二月車梁成令按孟子作梁輈梁乎爲是但爲車則小爲橋則大當從孔爲是砥水中之高地也鄭京高丘也毛箱車箱也鄭云萬車以載置之孔云車箱以載之而言至如此見後說
說文云禾之秀実爲穟莖節爲禾穟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散則通此以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爲在田未割之禾庾爲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
梁毛云車梁也孔云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獷橋言有廣狹厚容車渡則高廣者也
爾雅言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爲按坻說文云小渚也一曰水中高地南都賦坻蹙蜂而成巘興此詩如坻如京合考則不必爲渚之小者說文水中高地解亦近是京爾雅說文皆以爲絶高丘也張揖云四起曰京按絶即四絶之意爲按嚴粻云有卓絶而高者即此意
何楷云曰農夫之慶者呂云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爲天下

之美蓋在此矣不知其他也農夫喜慶之極不忘君恩故欲報以陰助默相之福而祝其壽考萬年無疆意歟按末二句何楷以為農夫祝君之語得之但訓介為助恐未是何楷又以為此章皆預期之辭蓋以其以此詩為雩祭而作也亦恐未是姑俟再審

集傳種擇其種也鄭戒飭其具也鄭云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畀利毛傳俶始糾言載事說文庭直毛碩大鄭若順也鄭若以至意也刪何楷云大田與甫田同義又云戒通作誡說文云敕也朱子云飭其具也按月令季冬令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備說文云具也總上二者言穀種与器咸具也載田事下文敘載播穀是也又云畀當依爾雅註作刈張衡東京賦介取間以刈耜是也畀利也載通作縡說文云刈事也唐史

天載作天綵可證播說文云種也庭言不卷曲碩言不低小皆指始生時言駉按何又注斯干菑殖其庭與何相直故或又訓庭為直

又作小引云大田豳雅也豳侯秋省斂因而報祭于方也

稺尔雅註作剡

集傳方房也至時也鄭實未堅者曰皁毛穅童梁毛莠似苗毛食心曰螟毛食葉曰螣毛食根曰蟊毛食節曰賊毛並釈蟲毛恐当刪説見後

穉幼禾也鄭云田中之禾害我穉禾姚崇至如此唐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議云秉臯火州除蝗之義也乃出御史為捕蝗使令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諭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若水攘捕得蝗十四萬石蝗害訖息」以之為古之遺法未必然当刪

何楷云堅者充實之義兼莖與穗而言呂氏春秋云后稷曰子能使蒿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又云其施土也均其生也必堅好鄭云齊好也孔云衆穗皆熟並無死傷

又云稂尔雅云童梁也說文作蓈云禾粟之粱生而不成者謂之蓈節陸璣亦云禾秀為穗而不成者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又郭璞以為莠類羅願云稂惡草也與禾相襍故詩人惡之古者以飼馬魯仲孫它馬籠不過稂莠謂此也按莠既別是一物則稂亦當是一物故郭璞云莠類下泉篇毛傳云稂非溉草得水而病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

似茅此物似是稂耳、爾雅朱子謂稂莠為皆害苗之草也、蓋從郭璞羅願說、不取說文陸璣毛亦為非泥草、則朱子所取捨似得其要、

又說文云、螟蟲食穀葉者、与爾雅毛傳異、未知何是、漢孔臧賦云、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為無足蟲也、螣說文作蟘、云食苗葉者、陸璣云、蝗也、詩詁云、春秋謂之螽、螣亦音騰、謂其飛也、蟲說文云、蟲食草根者、本作𧒽、从蟲象其形、徐鍇云、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禾書者多誤、何楷云、按蟲字不从禾、何得有禾音、或以字形相似故耳、賊似非蟲名、璣以為桃李中蠹蟲、愚按桃李中蠹蟲者、以

蟲連言、意即指蟲耳、故桑柔之詩曰、降此蟲賊、命之為賊、深惡之也、又瞻卬之詩曰、蟲賊蟲疾、既擬之于賊矣、又醜之以疾、皆惡之辭也、是則蟲賊止是一蟲、其文理甚明、或分螟螣蟊賊為四種、或云一種、（四種、采雅毛傳、一種、邢昺引舊說、）皆非也、

稺說文云、幼禾也、晚種後熟者、齊民要術云、二月三月種者為稺、禾四月五月種者為稺、禾

秉、陸德明云、執持也、畀說文云、相付與也、炎說文云、火光上也、

螣、說文作蟘、陸德明本作蜂、賊、豐氏本作賊、秉、執詩作卜云、報也、

集傳淒雲興貌、（毛、刑說見後、又毛傳異、李作陰雲貌、）萋、盛貌、（刑說見後、祁、徐也、毛、刑、

說見後雲欲至入土爲按又爲盛作二字之辭也刪說同上方里至田也孟子滕東爲按朱子以檮爲柬未知何據刪柬把也毛孔云刈禾之把也刪說見後言農夫至惠使爲按雨公田及私田疑非冀望之言刪說見後而不盡取至慢棄之乎刪見後何楷云滂說文云雲雨貌陸佃云滂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劉氏云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薰蒸爲溼潤萋遍作淒說文云雲雨起也爲按滂又呂氏春秋作晻說文不明也博雅晻障也又冥也前漢書元帝紀三光晻昧注師古云晻與暗同萋呂氏作淒說文又寒涼也按滂萋皆將雨之候也爲按興雨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漢書顏氏家訓漢巡極山碑俱作興雲當從之何楷云祁祁當指雲言韓奕之詩曰祁祁如雲可

證何楷云孟子云惟助為有公田雖周亦助也愚按周之徹法劉創于公劉尚在夏世而所創徹法已開助法之先是為殷所襲者也非襲殷者也爲按雨公田遂及私田朱子以為冀望之言非也鄭云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尒此言民情君德蒙其餘惠孔云民觀雲行雨降歸之于君云此雨天主為雨公田耳因遂及我私田范景文云先公後私非擬之後言之者不覺聽者繹之此說得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夏時過雨景象宛然在眼

穫說文云刈穀也何楷云謂穉乃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

斂說文云收也濟南雅說文皆云穫也孔云禾之鋪而未束者
孔云秉刈禾之把也聘礼曰筥註云此秉為刈禾盈手
之秉筥穮名也孔又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一把耳米
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滯說文云積也一
云留也穗本作粟說文云禾成秀也人所以收字从禾
伊寡婦之利勞按鄭云百穀既多種同孰收刈促遽力皆不
足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此說得之孟子粒米狼戾亦此意也
朱子則云不盡取以為不費之惠其為惠亦陋哉又云不然則不
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當收穫事劇豈得粒而愛惜之
哉朱子豈未嘗目覩稼穡之艱難乎蓋亦為其理学所蔽而自

覺其非也

淳漢書作黮韓詩陸本俱作僉呂氏春秋作晻暮○呂氏春秋
漢書俱作淒○興雨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漢書顏氏家訓漢無
極山碑俱作雲祁○毛鄭註疏作祈○嚴云監本作祁俗本作
祈誤也韓詩外傳亦作祈○穮定本集註作耘彼有不穫稚至
此有滯穗礼記括此四句作二句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穮
集傳精意以享謂之穡(周語精意以享禮也)農夫至穫者(舊按何楷
自以農夫之婦子朱子之說似長且其婦子其字其以之者鄭
指甫田以婦子誤為后世子者為之故也則自當為農夫自以
其婦子也)又穡祀至禱焉(鄭作祈賽禱本)
以其方之色此言至餘也(孔云畧舉二方以為勸句)四方至之牲(本孔說見後又牧
人職云凡望祀各

何楷云劉彝云時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歛也至喜者至田所而喜也王安石云喜其趨獲事也来方禋祀報成之祭也言曾孫之為此来也非特省歛而已又舉行禋祀于方之礼曰方禋祀者倒文也方者四方之神以下驛黑之牲推之則但祭南北二方而已禋説文云潔祀也周語内史過云精意以享禋也驛神其牲各從其方色也愚按牧人職云凡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意亦同據甫田方祭礼同于社則牲亦當具羊豕也

爲按何楷非信南山從以驛牡謂周爲天子之礼於甫田以社以方謂天子祭四方諸侯方祀不得總四方楚茨信南山爲周有天下之詩甫田大田爲豳侯詩到此不得言驛周礼所尚方祭四方之神故云但祭南北二方然諸侯方祀各祭其國之方無緣祭二方於是又據篇中秉与炎火及雨我公田等之語創作一説云所以取驪色者以螟螣蟊賊秉畀炎火故報祝融所以取黑色者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報玄冥也祝融玄冥主水以非孔氏略舉二方以爲韵句之説然頓近鑿忍孔説近是又按何氏以甫田大田爲豳侯之詩者無他直以歲取十千爲百里侯國之制犧羊爲諸侯小宰之礼也然十千亦可爲一成

之田不必舉總數則天子之田亦可謂取十千也犧羊雖似諸侯小牢之礼然天子大牢亦有羊則姑舉大牢中之羊以兼牛豕且便韵亦未可知也然則楚茨以下四詩皆為周家天子之詩亦豈不得言乎至邠雅之說不的知為何詩不必強為此詩可也

又按鄭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按詹說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望祀祭五嶽四鎮四瀆也享祭宗廟之名因按此詩来方禋祀是謂方祭以其騂黑與其柔穆以享以祀泛謂祭祀宗廟社稷為二事見亦可也

又按何楷以甫田為夏耘以大田為秋耘歛然甫田詩言如茨如梁如坻如京則亦刈收之事也大田之詩言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則亦耕種之事也要之二詩皆言耕種刈收之事楚茨信南山主言祭祀兼及田事甫田大田主言田事兼及祭祀要之四詩似皆一時作何楷分為幽侯周王者亦未可遽信也集傳並前篇至能之

太宰云評按當冊

瞻彼洛矣

集傳淇：深廣也。毛廣云深也。箴積也。博雅積也。爲按當刪。兼茅蒐所染色也。說文云茅蒐染草也。爲按當以說文爲正。刪合韋爲之。鄭云給繁服之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周礼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陳暘云韠裳而已。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繡。赤芾金舄。毛芾黻也。傳云芾蔽膝也。天子服也。爲按當刪。會弁如星。毛弁皮弁。傳云會合也。如星言光明。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瞻彼洛矣

集傳洛：水名。在陝西。毛洛出馮翊北地。北入渭。東流至華陰入河

為天下之大湊、

決說文云、溜也、溜流文、夭水貌、

鄭云、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緑說文云、茅蒐染草也、杜預云、緑聲也、今絳草茅蒐、急疾呼

茅蒐成緑也、即今之蒨、禮記注云、赤黃之間色、韐本作鞈、从市、

合聲、市、即敝字、亦謂之韠、說文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橾缺四角、

徐鉉云、酒橾腹圜上小下大、象之也、鄭云、緑韐者、祭服之韠、合

韋為之、孔云、天夫以上祭服謂之敝、士無敝名、謂之緑韐、士冠

礼爵弁服緑韐、不言敝、是也、士言緑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敝

也、陳暘云、韠之色、視裳而已、兵事韋弁服、韋弁服、黫裳、故黫者

以朱芾、卑者以緑韐、周祈云、敝韠韐、三皆蔽膝之衣、制同名異

韐乃合韋敝、韠不合、此其異耳、與何楷云、通作鞈、說文云、大赤

也、

緑韐有奭、以作六師、鄭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

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

代卿士將六軍而出、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

敢自專也、故詩曰、緑韐有奭、世子始行也、孔云、王制言諸侯之

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言緑韐、故知諸侯世

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何楷云、按此指鄭武公也、補傳云、六師

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

何楷小引云瞻彼洛矣紀東遷也自注云按史周幽王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弑王于驪山之下鄭桓公友死之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時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臼于申立之是為平王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遷都于洛此詩所詠正其事也篇中有鞞鞗一語知為指鄭武公武公新喪父故服鞞鞗竹書稱武公為子則以諸侯即位未踰年改元鄭子而緇衣之詩亦呼武公為子則以諸侯即位未踰年改元猶稱子也左傳謂周之東遷晉鄭為依故書文侯之命而詩如瞻雉鞏華緇衣諸篇凡為鄭武公咏者不一而足則以申為平王母家而武公亦娶于申有昏姻之誼深為平王所倚重豹按

此詩何楷以為紀東遷恐近是但以鞞鞗有爽為指鄭武公恐非是何則此章鞞鞗有爽不連君子至止句猶可言如下章鞞鞗有瑕興鞞鞗有爽同言服飾而上連君子至止下連君子萬年不得為指武公故何云通天子諸侯而下言之然終未安豹按今二章言服飾恐皆以六師之士所服言之也六師之士從天子故皆繫之君子至止下如是則二章文義離之患如朱子直以鞞鞗為天子服御然考諸說記鞞鞗士服非天子服許難從并俟再考

洛何楷云今文通作雒按先武都雒以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隹及魏為土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復

除佳加水決之豐氏本作瀉之彼不知矣止之為韻而欲与茨
師叶耳二三章亦妄以意改之偽書之庸鄙可哂如此爽白虎
通作綈通作綈
集傳鞞容刀之鞞毛孔云以公刘之鞞璆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飾此璆有泌即容飾也今刀鞘也孔云刀室也為按恐當刪說見後璆上飾毛泌下飾毛為按泌當刪說見後
為按公劉云鞞璆容刀毛云下曰鞞上曰璆左傳桓二年藻率
鞞鞛註云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字書鞛與璆同鞞璆毛杜
二說相反竝要之皆為佩刀鞘之飾無疑說文直以鞞為刀室者
蓋從刀室上有此飾因遂呼刀室為鞞也孔說亦微之不然璆是
鞞上飾何得與鞞並言乎孔於公劉強為之說竝實非是又按

鞞亦作琫劉熙釋名云室口之飾曰璆下末之飾曰琫与毛合
泌毛云泌下飾說文云佩刀下飾為按以有爽例之有泌恐亦
形容之辭按泌恐當通作瑟說文云玉英藥相帶如瑟祛詩云
瑟彼玉瓚蓋鞞璆以金玉作之故謂之為有瑟毛傳說文為佩
刀下飾者蓋鞞或作韠亦作琫泌或作璆故易混也韻學
集成云鞞璧言之亦作韠又之梗韻音丙泌集韻或作璆又与韠同
毛云天子玉璆而琫泌諸侯墨璆而琱泌士瑂璆琫瑂泌孔云傳
因璆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何楷云董氏云
此出于三朝禮為按三朝禮不知何書按後漢書明帝紀詔曰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注三朝之禮謂中元二年初起明堂辟

雍塞壹也、亦未知有其書否、蓋亦本毛傳也、孔云、釋器說弓之飾曰、以骨者謂之琫、郭璞曰、琫似捧說文云、琫、鞞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又陸德明云、璆、玉也、璪、說文云、玉也、爲按說文、球、玉磬也、球或从翏、璪、玉也、

決、豐本作潏、鞞、陸德明本作琫、陸本作韓、毗、陸德明本作理、

集傳、同、猶聚也、吉日箋、

棠、者華

集傳、棠、猶也、毛、董氏曰、至棣也、刑、濬盛貌、毛、靚、見、鄭、蓋以

答瞻彼洛矣也、刑、

何楷云、棠、說文本从巾作常、或从衣作裳、徐鉉云、裳下直而無、

象巾故从巾、然則常裳在古文是一字、非通用爲按裳爲常棣、

朱子備一說、何氏亦取之、然棠棣有紅白、無黃者、且謂棠棣爲

常者、聞之矣、未聞爲常、也、當從毛爲是、孔云、堂、然光明者

華也、又云、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也、是堂、義也、爲按、

蓼蕭篇、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毛云、湑、然蕭上露貌、何云、按說文

訓湑爲茜酒伐木所云、有酒湑我者、是也、今以蕭上露貌爲湑

又按、苕之華篇、苕之華芸其黃矣、苕、陵苕也、黃華、葉似小豆、蔓延生、

舍同按、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葉白華、爰、白華、爰、別華名、

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芨、別華名、

色之名也、則苕、華本自有黃白、則次章所謂或黃或白者、正之蓋此

詩所詠者、即

慶苦也因按蒙茸古韻与苔通苔之高貌
小雅注云虎字恼何苔之孤本張衡西京賦杜
亭以苔之是也此緣本而上引蒙茸是高故二又合表露意其得苔名者茸亦此也故余疑蒙之恐当作苔之訛稍涉新奇故未敢自以為是書以俟再審

者蕭之受露其狀沾濡有似于茅之涕洒也爲按蓼蕭言零露故為露貌此篇不言露蓋言其葉潤澤如沾濡故毛云盛貌

觀說文云遇見也之子是之子指諸侯也

裳之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常後同董氏云裳古文作常

集傳芸黃盛也毛韋文至文章册

何云芸草名芸其黃矣言如芸華之色黃也

韋鄭玄云礼文也爲按此說是也朱子但云文章似不切

何楷云有慶謂君寵錫之指祿位言如王制孟子所云則有慶是也爲按從朱子但為福慶亦似無害易有餘慶是也

集傳

何云按戴侗六書故稱棣華有紅白二種今言或黃或白蓋紅黃二色相近亦或另自有一種也爲按逾見此詩所言非常棣又云礼惟天子之卿駕純駟諸侯亦然

集傳維其至有也爲按是奉孟子有諸內必形諸外之文然恐非是歟

爲按君子則指主文之子鄭氏以為作其先人也何楷從之恐非是也諸侯之子故可為君子

何楷云宜安也言與之相安習也有嚴云謂所蘊不竭也劉向說苑引此詩傳云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韓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賁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吊

喑無不哀者被甲嬰胄云于桴鼓之間士卒警哲故仁足以
懷百姓勇足以安厄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
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何楷云似說文云象也才德如其先人故受天朝寵任亦如其
先人也鄭云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謂其徙先君之德
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鄭特牲所云徙世以立諸侯象
賢也士冠禮亦云蚤則似之猶言克肖即宛鳩所云武穀似之
也為拔毛云似嗣也亦通蚤不如為象似有味
何楷小引云裳者華美同姓諸侯也徙世象賢天子美之意
必為鄭武公而作自注云拔此待以常舉起咏知其與同姓也

為拔以此詩所咏為常棣非也說見前既曰維其有章是以有慶又曰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知其賦象賢也鄭桓公以宣王母弟始封于鄭及子武
公皆相繼入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則濟美之最著者又按竹書
載平王三年錫司徒鄭伯命是詩之作當在此時

南雅釈獣鵹如小鳧鸉毛而黄疏云鸉浅也鵹如小鳧浅也

桑扈

集傳興也毛交交飛往来之貌鄭云交交猶佼佼飛往来貌桑扈竊脂也鄭

鶯斯有文章也毛云鶯斯有文章鶯斯胥浩辞未知所本祜福也鄭文説

意其桑穠往来之狀殆是相類俗所云鶯梭織柳是也言鶯時

五光庭云南雅桑扈竊脂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

四月間採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頰鳥是也

以其採桑時来故謂之桑扈

何楷云晉者相也杀雅云皆也郭璞云方言東齊謂皆曰胥樂

胥猶古樂府云今日樂相樂也楊慎云古人倒句法類如此

何楷小引云、桌屈饗諸侯之礼也、諸侯春見曰朝、天子饗之、此本有疑即九夏中之鰲夏今學令塾自注、在僖成二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寧惠子相、苦成叔傲、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有福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按礼有饗食燕三者、其辨已見鹿鳴彤弓蓼蕭露斯諸篇、饗食比燕礼為大、周礼大行人、以九儀之礼待賓客、上公饗礼九献、食礼九舉、侯伯饗礼七献、食礼七舉、子男饗礼五献、食礼五舉、大國之孤、眡小國之君、諸侯之卿、其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疏謂饗礼九献者、王酌献賓、酢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献、是為九献也、食礼九舉者、亦烹大牢以食賓、無陋行食礼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也、後放此、儀礼傳云、饗礼敬之至也、食礼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饗食之礼俱於廟行之、燕則在寢而已、並食礼雖大而以無献酢之法、又差異于饗燕、故大宗伯職但云、以饗燕之礼親四方之賓客、周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范子私于桑公曰、此何礼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而左傳亦載宣十六年冬士會問殽烝、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王室之礼也、饗通作享、宴通作燕、礼升殽於俎、皆謂之烝、烝者、升也、凡禘郊皆血腥、全其牲體而升

之謂之全烝公侯来朝王為設享則有體薦之其半體之房
烝切肉為俎升俎謂之脀烝又饗礼亨大牢以飲賓献依命數
燕者其牲狗行一献四舉旅酬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為度蓋
饗燕之異如故左傳晉郤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
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也以礼成民是以息古者於饗食燕三
礼之中特以饗礼為盛唐賈公彦謂饗有食有酒兼燕与食故
云盛礼也據窩恵子引此詩為咏饗食之事則既与燕礼無涉
而詩中有旨酒思柔之云則其為饗礼而非食礼甚明特以饗
中有食故兼言享食耳愚又意此必諸侯春来朝于天子而天
子饗之詩周礼大行人職云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此詩
詠桑扈春時所有非朝而何饗礼之見于詩者惟有此篇
扈南雅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鳸後同說文作雇
集傳領頸也毛扈蔽也毛
扈小牆當門中者所以禦外而蔽内尔雅扈謂之樹是也
集傳翰幹也毛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孔辟君鄭憲法也釋詁
其所侹之爲字獨訓其所侹字爲戢飲鄭箋戢斂也毛不難也毛不那也毛不
何楷云二之猶是也之扈承上章言百辟沱指其餘諸侯也戢
说文云藏兵也收斂之義爲按難廣韻不易之稱也王安石云

戒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豈則受福豈不多也胡一桂云此亦戒之辭也晉接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頌禱中有戒意此亦當同意

劉瑾云菀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倣此義

受說文長箋作述那說文長箋作儺

集傳兕觥罰爵也鄭云罰爵也觥皆不可以罰爵言故朱子削罰字又何楷引呂氏說以此爲兕觥爲罰爵說見後

觥角上曲貌晉接卷耳酌彼兕觥七月稱彼兕觥不以觥爲罰爵也則思宜爲語詞

敖傲通敖左傳作傲

則我至我也當刪

○觥說文本作觶兕牛角可以飲酒也其狀觶觶故謂之觶徐鍇曲述之貌晉觥之所以觶言也

又釋詩云觥受一升所以罰不敬觥一升也君子有過飲酌罰亦一升著明也

○按周禮春官小宰同云觶其不敬者注云觶罰爵也是觶罰爵也又按詩洁云觥罰爵數舉至于七月傳兕觥罰爵也看或用以罰非專爲罰也

向指之呂祖謙云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若以詩則罰爵也晉徐鉉云甘也晉酒者以酒爲旨而嗜之猶書云甘酒也柔說文云木曲直也其字从木與剛對看此二句解先王制兕觥之意言先王於燕饗之禮所以有觴豈兕觥之設者何哉以酒爲陽物能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故制兕觥爲罰爵以寓戒兕善觸者也取其角爲觥欲人顧此物則雖以酒之旨美爲嗜而必思所以和柔其性情不敢失禮過飲而爲酒所困也況饗又與燕不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則酒之設亦徒取其文以成禮而非賓主所酬用者乎爲按此以觥爲罰爵以旨酒猶甘酒以思爲思之皆與朱子異未知何是又按朱子不解

○觥說文本作觶
兕牛角可以飲
酒也其狀觶、
故謂之觶徐云
觶曲起之貌
是觥之所以觶
言也

戒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岀則受福豈不多也胡一
桂云此亦戒之辭也晉接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頌禱中有
戒意此亦當同意
劉瑾云菀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
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
文執競皆言不顯並倣此義
受說文長箋作逑那說文長箋作儺
集傳兕觥爵也鄭云罰爵也觶皆云罰爵也爲挼卷耳酌彼兕觥
不可以罰爵言故朱子削罰字又何揩引
呂氏說以此篇兕觥爲罰爵說見後
觩角上曲貌爲挼說文本作解云角貌
也不以觥爲罰爵則思宜爲語詞
敖傲通敖左傳作傲
則我至我也當

向楷之呂祖謙云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若此詩則罰爵
也音徐鉉云甘也音酒者以酒爲旨而嗜之猶書云甘酒也柔
說文云木曲直也其字从木與剛對看此二句解先王
制兕觥之意言先王於燕饗之禮所以有觩之設者
何哉以酒爲陽物能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故制兕觥爲罰爵
以寓戒兕善觸者也取其角爲觥欲人顧此物則誰以酒之旨
美爲嗜而必思所以和柔其性情不敢失禮過飲而爲酒所困
也況饗又與燕不同設几而倚爵盈而不飲則酒之設亦徒取
具文以成禮而非賓主所酬用者乎爲挼此以觥爲罰爵以
旨酒猶甘酒以思爲思之皆與朱子異未知何是又按朱子不

又韓詩云觥受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席也君子有過廓然著明也

按周禮誓字小宰同云觥其不敬者注觥罰爵誓之觥也罰爵也又掌諫注云觥罰爵數量若今七月旅賓
看或用以言非專爲罰也

柔字義按柔和也言旨酒之美從朱子則兕觥與旨酒對其與思對觩與柔對文意甚順

何楷云彼、諸侯也交者交接于一堂之謂升降酬酢皆其事也敖當依左傳作傲倨也按礼記敖不可長及毋敖皆通作敖求當通作逑說文云聚斂也凡往書中言求者皆是逑字雖非有意行斂福而萬福皆来就而聚之也段按說文又云怨匹曰逑是與仇同意君子好逑公侯好仇亦為嘉耦此詩求字當從何說作逑逑匹也言来與此人之身匹耦也

觩左傳說文陸德明本豐本俱作觓觩說文前漢書俱作匪交前漢書作傲敖左傳前漢書申說俱作傲

鴛鴦

集傳興也毛鴛鴦匹鳥也毛畢小罔長柄者也月令注罔小而柄長謂之畢此諸侯至寢也必然恐未刑

鴛鴦羅願云歸藏曰有鳥鴛鴦蓋鳥屬也雄名為鴛雌名為鴦水鳥之類多相匹偶好以頸相勾惟此雄雌鳥尤甚其大如鴛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翅皆黑今婦人閨房中飾鴛鴦以黃赤五采有纓者皆灑鵰耳然灑鵰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李白所謂七十紫鴛鴦雙戲亭邪謂灑鵰也崔豹云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思而死陸佃云鵲好外友鴛好內思說文称鳳謂鶴頸鴛思冒之也

畢說文云田罔也徐鉉云有柄罔所以掩兔本作畢省作畢後人加网作罼一曰掩小而柄長謂之畢

罹說文云以絲罟鳥也孔穎達云畢罹異器畢則執以掩物罹則張以待鳥何楷云按說文訓率字為捕鳥畢是則捕鳥之率亦名為畢何專指為掩兔之物乎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鄭云宜壽考受福祿也何楷云宜猶應也

集傳后絶水為梁鄭戴敛也鄭張子曰戴遐遠也久也鄭云遐遠也猶久也

何楷云遐遠也即所云萬年也人與福相配故曰宜其

集傳摽莖毛鄭云莖字也釈文云今莖字作蔕也栗毛釈文云穀馬也艾養也毛南山有臺篇傳同蘇氏曰至亦通

秉馬鄭云所秉之馬繫於廐以説文云馬舍也周礼馬四匹為秉二秉一師四圍三秉為皁一趨馬二皁為繫一馭夫六繫為廐一僕夫計一廐之馬凡二百一十有六

何楷云摽之所以為莖者以摽通作挫説文解挫為摧是也挫又通作莖以形聲相鄰而混莖説文云斬芻也史記范雎坐厠賈于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即此莖也栗説文本作餗云食馬穀也

艾鄭按左哀十六年傳刘昙湯艾也杜注云艾安也此章艾与末章綏字同意易字者便韵已

摧說文解字作剉

集傳綏安也釋詁

綏安雅云安也徐鍇云升車必執綏所以安也綏者所執轡之德也

何楷小引云鴛鴦美大昏也疑為咏幽王娶申后而作自注此美大昏之詩故以鴛鴦起興若如序以為刺幽王則咏娶申后事也以白華之詩證之其第七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是詩亦有在梁二語詞旨昭然矣幽王之娶申后當在未即位特詩人追美其初昏時祝以萬年之福何又云君子指王也萬年以傳世之久言無窮祚胤皆自此是伉儷閒之福祿之宜非虛祝矣禮記孔子曰大昏萬世之嗣也正与此詩咏萬年福祿同意又云在宗廟言親迎之事而因以致其頌禱之意孔云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匹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孔子言親迎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自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又云乘馬也乃親迎時所用興碩人車舝之四牡同鄭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庭無事則安之以茭有事則安之以穀言愛國用也漢廣之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事亦同此又云子貢傳謂諸侯所以報天

予申培謂衛侯視天子之詩朱子謂衛侯所以答棠扈赤頷祷之詞三說皆同然於鴛鴦秉馬之解不可通也序則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其意以前二章言鴛鴦為交于萬物有道後二章言秉馬為自奉養有節牽強附會如此蓋無理之充肓鴛拷何氏說頗可信故錄于此俱為追述之詩恐非是也

頍弁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毛云興也劉瑾云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兄考皆是宴時之實事其体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体七句八句則皆屬比

頍弁貌說文云弁貌也毛草木狀云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

嘉旨皆美也鄭箋云嘉善也

蔓延蔓延至如金縢陸機疏云蔓猶縈也

爰夷爰至薄也毛云爰於無所薄也孔云爰於憂心夷

頍說文云舉頭也陸德明云若著弁貌孔云弁者冠之大名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即戎冠弁則服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鄭按說納引疏義云皮弁上被通服興禮之人皆首服也輔廣云首言興宴者其弁頍然只是賦体

又曰旬實維伊何則與趣下句豈伊異父兄弟亞他也鄭與体余按上二言享言服此有須之休而来會者實是為何人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亞他人也未章則少異義云實維在首葚言畢是切于身不離之物以興豈伊異人兄弟言骨肉之親不可分離也

何楷云葛郭璞云寄生樹也廣雅作鵅爾雅寓木菟童即此陸璣云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黒甜美本草一名寄屑圖經云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梗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華黄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黄色如小豆大女蘿一名蒙說文云玉女也陸德明云在艸曰菟絲在木曰松蘿

羅願云女蘿菟絲其實二物也然皆附木上釋草謂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云別四名則是謂一物也廣雅謂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則是兩物陸璣亦云今菟絲蔓連艸上正黄赤如金藥中菟絲子是也非松蘿以予考之誠然今女蘿正春而細長無葉蔓故山鬼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言青而長如帶也何與菟絲事然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古樂府云南山幕幕菟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絲来花樹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亦曰菟絲故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来強縈抱兩艸猶一心人心不如艸則古今多知其為二物者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乱者

女蘿寄生兎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兎絲上有、釈草女蘿蔓絲、或亦此義、

實豐氏本作寔、後同、他豐本俱作、柏朱傳大全讀詩記豐本俱作栢、、詩經類纂集傳豐本俱作奕、懌陸德明本豐本俱作繹、

集傳何期猶伊何也、鄭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辞也、三字不可削去、時善毛、悦、、憂盛蒲也、毛、臧善也、毛、

甯殺既時者、楊氏云、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与羊之類是也、輔廣云、与維其時矣之時同、爲按爾雅猶其即指酒殽何指云、具通作俱、偕也、未至也、悦説文云、憂也、

期陸本豐本俱作其、

集傳阜猶多也、鄭曰罔謂毋姑姊妹妻族也、爲按謂毋及姑及姊妹及妻之族也、詳見後、將大雨雪至雪芙、鄭聚而摶謂之霰、爲按爾雅猶其即指酒殽、劉熙云土山曰阜、、者厚也、鄭云猶多也、

何指云、甯雅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舅之父為外舅、按此則甥舅之称其類不一、今世惟毋之昆弟、妻之父妻之昆弟、有舅名已、女之子已之壻、姊妹之子、有甥名其他不然、非古法也、

甯甯雅、陸本俱作寧、夕楚辞章句作昔、

車舝

集傳、間關、設舝聲也、毛云、舝車軸頭鐵也、陸德明、無事則脫、行則設之、孔曷禮儀、礼士昏礼、孌美貌、毛逝往、鄭括會也、毛文、說爲括、間關毛云、設舝也、孔云、以連言舝、故知間關設舝貌、朱子以爲、設舝聲也、毛不言聲貌、孔以爲貌、朱子以爲聲、未知何是也、按韻會云、間關崎嶇屈轉貌、詩間關車之舝兮、是固當爲貌、又間關二字、後人詩中多用爲鳥聲、亦或當爲聲、要之此詩間關車之舝兮、下接以思孌季女逝兮、則是車行在途時之事、舝宣已設者言、不宜言方設時、舝施軸端、車行輪轉、則与轂相軋、固當有聲也、

何階云、毳說文云、車軸當鍵也、兩穿相背、變詩文云、慕也、李女
謂女之少者、逝往也、饑餓也、渴通作遏、說文云、欲飲也、今經傳
中凡遏字俱作渴、括當依釈文作佸、說文云、會也、式餚語聲、燕
通作宴、安也、爲按、變與猗詩文猗嗟變兮同、好貌、何楷云、言此女之可慕也、

毳左傳作轄、

集傳、依茂木貌、毛鶴雉也、毛鳥釈微小、至甚美、陸璣說文翟、山雉尾長者、辰時、毛、鄭云、其時賢女未配、刪射厭也、鄭

何楷云、依說文云、倚也、爲按依與猗同、即古月萹猗、彼女聚淇
澳萹綠竹猗：之猗猗：毛云、美盛貌、此云茂木貌、蓋同意也、
平林毛傳云、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集說文云、翟鳥在木上也、

薛綜云、雉之健者爲鶴、尾長六尺、陸璣云、鶴微小于翟也、走而
旦鳴音鶴：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
上蔡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云、
四忌之美有鷹而足之美有鶴鷹十者似鹿而小也、

辰爲按當據列女傳作展、与廓風展如之人兮、小雅展也大成、
同義、爾雅釋言、展適也、注謂自申展適意也、一曰誠也、揚子方
言、荊吳淮汭之間、謂信曰展、按申其所言則爲信、故展信俱有
申誠二義、按上章言出親迎時也、故以間關車舝兮起興、須欲
其德音來括而相慈喜、不復求好友於外也、七章更說親迎雪
共歸家時也、故以泰林集鶴起興、言其初欲德音來括如飢渴

者兮果信能以令　來教式遏旦譽故好甫可無以獻棄也辰之為辰確然不可易

何楷云令善也令德来教謂以令德之言来相訓告即上章所謂德音也譽說文云称也好猶愛也爾碩女也射通作斁說文云解也

辰列女傳作展女豐氏本作人

集傳音嘉皆美也鄭云陋雖不美又云穀雖不美女亦指季女也上女音汝下同

何楷云穀通作肉已修庖之可食也或云允非穀而食皆曰肴

集傳陟登也鄭作椓椓斲也濟葉得露而潤澤之貌鮮通作斯方將意同寫甫雅注云有憂肴思敬寫也詩詁云接見曰覯集傳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

何楷云說文云陟登也岡山脊也析破木也析郭璞以栩即柞

鄭箋濟盛也鮮善也何楷云肴通作斆說文云斆覺也覺見也鄭箋篇盛貌與鮮少作斆說文同覯見也

慰安也毛說文表記曰至後已

景行大道也毛云景大也毛行傳云行道也如琴至瑟也

太宰純云此孔子誦高山景行兩句

何楷云仰說文云舉首而望也景說文云光也鄭云明也景光也又兼有明義上行字謂道也下行字謂人之步過也高山維高則人共瞻望而仰

人語要矣仰為大道之燦也所見旨，則共

共往来而行之　往来行爲四牡六轡之来即
首章所云車攻也

青蠅

集傳營營至聽也毛云往来貌又說文作營云小聲也鄭
朱子合二說為一然單從毛為是刪青蠅
至白黑凡云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樊
藩也毛釈言飛聲二字刪

何楷云營說文云匝居也連言營營者象其迴旋飛繞之狀程
子云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
營往来數遽如有所
營為也

何楷云青蠅與蒼蠅異種段成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耐
其聲皆在翼又云青蠅羣左能敗物雖玉箱不免垤田云蒼蠅
善亂聲青蠅

青蠅

故寺以青蠅刺讒青蠅亦如火有若貞

金懷蛆營利吉　四　惡寒漢書昌邑王夢青蠅之失以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即古云惡即矢也爲按依上諸說青蠅所惡專在其糞與蒼蠅以聲異矣朱子兼兩義且以營營爲飛聲誤矣王充云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

何楷云樊當從說文作樠从木中枝交也其義爲藩即今之籬屏也豈通作愷悌也弟通作悌順也鄭玄云豈弟樂易也

何楷小引云青蠅大夫刺幽王也出序愚意爲太子宜曰遭讒而作自注按小弁之詩曰君子信讒如或酵之巧言之詩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即此詩首章所言信讒國語史伯曰夫龐石父

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劃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即此詩二三章所謂讒人也二父謂王與宣伯

焦氏易林亦云青蠅集蕃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居義亦同此

營營說文豐氏本俱作營云小聲也後同止漢書作至樊說文豐李俱作樠史記作蕃漢書作藩易林作蕃豈左傳漢書作愷弟左傳漢書作悌無漢書作毋漢書引此章下即接以讒言

罔極交亂四國

集傳棘所以爲藩也爲按是不必然亦不必藩也棘木叢生刺人猶已之讒亂四國四方之國交亂四國如指之交亂之

王戎申之事，心之、出故求之申世時吕侯西戎皆
申与國因遂毒然俱動是皆貌公之為也
人史記漢書論衡俱作言史記東方朔引此詩上章之後即繼
之曰談言罔極交乱四國
集傳構合也猶交乱也鄭
構廣韻云架也鄭云猶合集也何楷云結屋為構合集衆材而
成之也孔云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乱也何
楷云我者親之；辞二人謂王興宣也王天下君也太子亦
儲君也故以我二人稱之離間骨肉之事非外庭之臣所能辨
浸潤滋閒當以屬之豔妻耳

110X
584
11
6